尚書今古文考證

尚書今古文攷證卷六

周書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太誓上

馬融書序曰太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夢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

張子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辠受克予非朕文考有辠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大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書泰誓疏 按所引書傳皆同王肅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大誓近得非其本經東晉古文由孔疏改從今本也

同上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詩思文疏

孫氏曰孟津地名同上

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及藝文類聚引大誓作盟津書今文也據
武王即位稱太子見尚書中候此大誓與書傳所引
大誓不同不必強爲之說然可證其非僞也中候文
見太平御覽附錄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爲太子鄭氏曰定王業也又曰我終
之後恒稱太子終沒恒常也稱太子者明非諸侯王事未定也又曰太子發
以紂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發武王名也三仁箕子比干微子文王得
赤雀丹書改號以應天道未成而崩武王以天
誅未行謙不自成故稱太子明統緒而未成王又曰
予稱太子發明愼父以名卒考予我也父从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後
恒稱太子者明愼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大
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今踰年而稱太子發若父業

有不成者
而將畢也

尚書大傳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大子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即位大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大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同上　尚書大傳引乃告下有于字見御覽

孔穎達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大公也詩大明疏

諸節尚書大傳
史記

馬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史記集解

允才尚書大傳

周本紀曰齊栗信哉允當作允才當作哉釋詁曰允信也故史記作信書傳脫齊栗二字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尚書大傳

周本紀曰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戮力賞罰以定其功按釋詁曰公事也史記以功釋公功亦事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大祝疏附有以下二字

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

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

說苑引泰誓云云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

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

也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丕天之大律漢書郊祀志平當傳立功一作建功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太子發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

師行史記齊大公世家

鄭曰六軍之兵東行（詩棫樸疏）

周本紀曰遂與師齊大公世家曰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皆約大誓文以大雅棫樸疏證之當從齊世家作師行也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齊世家）

鄭曰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父尊之（詩大明疏）

周本紀無左杖黃鉞一句皆約大誓文今從其稍詳者

以號曰（周本紀　齊世家）

鄭曰號令之軍法重者史記集解

齊世家曰以誓曰以集解所引鄭注證之當從周本紀作號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本紀齊世家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史記集解

周本紀無蒼兕蒼兕四字以集解所引馬注證之史記蓋互有詳略也史記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王充論衡是應篇曰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蒼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女又

曰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獲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是馬融所注古文王充所引今文皆作兕則作蒼雉者聲相近誤也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詩思文疏　藝文類聚十六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詩思文疏

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曰大子發升于舟白魚入于舟惠本舟下有中字王跪取出燎惠本作跪取出涘以燎御覽鈔本無燎字今從活字本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漢書終軍傳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亦約史記言之非大誓本文也詩疏與書傳辭有增損或古今文異讀也

白虎通義爵篇曰或曰天子之子稱大子尚書通典引有傳字曰大子發升于舟中侯曰廢考立發爲大子明文

王時稱太子也

羣公咸曰休哉（尚書大傳　漢書終軍傳）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詩思文疏）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

也詩云貽我來牟 同上 史記集解

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 史記集解

司馬貞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鷙鳥也馬融曰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 史記索隱 按馬鄭所注皆古文唐時謂之今文者據東晉古文而言凡兩漢諸儒所注皆爲今文猶漢時博士所讀爲今文民間所傳爲古文也

尚書大傳曰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 惠本有此二十字

周本紀曰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

其色赤其聲魄云按此則鵰舊讀鴉破字不始於鄭也馬依本字讀之與諸家異故鄭不從其說不得以爲古今文之異明矣

漢書董仲舒傳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

詩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

孔穎達曰大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

字也而彼投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過舟蓋在此岸燎也大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當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弟五至時乃有穀耳（詩思文疏）又曰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同上思文箋亦云穀紀后稷之德）

後漢書班固傳注尚書中候曰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按此則中候有太誓文矣

惟流之爲鵰其色赤作流爲赤烏自伏生董生太史公鄭君皆讀鵰爲烏則所据者中候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漢書董仲舒傳 師古曰周公觀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

尚書大傳曰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

恐恃之惡本有此十八字 按伏生傳與董生對冊所引大誓皆今文而有異辭未詳孰是或以聲相近故師所授讀異也

楚辭天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晁請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蒼一作倉到擊紂躬叔旦不嘉到一作列何親揆發

足周之命以咨嗟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王逸注曰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按天問注亦約大誓文雖休勿休申復哉復哉義未審亦大誓文否也但天問足當作疋說文疋記也通作疏疏即書也周禮大祝疏所云使上附以周公書是也疋字屬下讀孫炎釋言注揆商度也言周公親爲武王商度然後與

師及得火烏之瑞何故不以得美祥而喜又上書陳周所受之天命而咨嗟以戒之也是復當訓歸周公以天意示紂尚未可伐當還師復歸也顏師古說失之

使上付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周禮大祝注及疏）

周禮大祝九𢭏四月振動注曰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釋曰按中候我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爲稽首拜

也愬按振動本無拜文鄭引王動以證振動是動卽拜也漢書劉輔傳曰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後漢書班固傳曰君臣動色連下色變爲義與鄭異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書泰誓疏引馬融書序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詩閟宮疏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云云

周本紀曰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還歸二年乃遂伐紂漢書律曆志

漢書律歷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諸本皆誤作還詩大明疏引漢書律歷志作逮師戊午度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按此三統据大誓周語以推武王伐紂之日月也劉歆雖誤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與書序不相應而所推日辰則本之大誓之丙午逮師及合說以書序之戊午師渡孟津武成即周書世俘之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固歷歷不爽也大誓文已不具而三篇次弟即此可推今定此爲上篇書泰誓

疏曰今文大誓亦云四月觀兵知觀兵但記月故曰惟四月伐紂但記日故曰惟丙午說詳後篇

齊世家曰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此大誓按此下有居二年云云亦以爲十一年武王伐殷緣起此曰與大公作此大誓是題上事謂大誓上篇也與周本紀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謂大誓下篇者不同

大誓中

惟丙午王逮師 書堯典疏劉歆作三統歷引今文大誓云丙午逮師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四尚

書大傳曰惟丙午王建師悳董二本尚書大傳及漢書律歷志皆作還師故編輯大書者誤以此文爲觀兵時事今改正

周本紀曰居二季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按遂或作建或作還皆以文相近而誤逮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一月戊子先發而武王以周正月癸巳始發故至丙午及之也周本紀本大誓還歸二季及牧誓序以爲十一年武王伐殷緣起其

視劉歆校讀等以二月戊午爲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割裂書序强就其說者相去遠矣故采其說附此

前師乃鼓譟詩大明疏周禮大司馬注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御覽四百六十七　按此即大誓文惟逮師誤還師耳還當爲遝字相近誤釋言曰逮遝也又周禮大司馬職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注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　釋曰引書曰者書傳文蓋大誓本文無鼖字也諸侯先發

武王後至故曰前師前師聞武王至若已勝敵皆驩鼓讙呼而喜也字書無鼓字王逸楚辭天問竝驅擊翼何以將之注曰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鳧藻讙呼一云如鳥梟呼亦約大誓文鳧藻即鼓譟謂讙呼如鳧之梟也音義鼓音符又芳甫反是鼓本有鳧讀矣說文梟鳥羣鳴也

師乃掐說文手部尚書大傳

說文曰掐掐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掐掐者拔兵刃以習擊剌詩曰左旋右掐鄭箋云右車右也前師

是諸侯之師此師則從王之虎賁三百人也革車三百兩車右即虎賁主擊刺故曰師乃搯車有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六百人故稱師也尚書大傳搯作慆鄭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 詩大明疏

前者鼓鞞譟爲歌後者習擊刺爲舞也禮祭統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宿夜武曲名也疏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亾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按大誓前歌後舞尚未渡河而書

傳云至於商郊停止宿夜與此異也白虎通義禮樂篇曰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之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文王世子記曰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注云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與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疏云師樂爲用前歌後舞者是今文大誓之文也合二說論之大武之樂與於此矣

咸曰孜孜無怠詩大明疏詩譜序疏

周本紀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

會曰孳孳無怠史記本大誓序明中篇記武王伐紂是十一秊殷十二月周正月也以劉歆三統攷之丙午王逮師去戊午渡於孟津尚十有二日疏家所引咸曰孜孜無怠與上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相連似不得繫於戊午師渡孟津後也以其節錄大誓并序故略之耳

孔頴達曰是樂勸武王之事 詩大明疏

天將有立民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譜序疏 詩鴻鴈疏 詩正月疏

孔頴達曰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 詩譜序疏 又曰今大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

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詩鴻鴈疏）又曰謂天子作民父母（詩正月疏）

大誓下

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　按大誓當讀王曰告爾衆庶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周本紀　漢書谷永傳無其字）師古曰今文周書大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漢書注）

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谷永傳）

師古曰亦大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同上 按周本紀載大誓無此三句谷永言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引書曰云云或以大誓證婦人又以牧誓證羣惡顏注誤以爲皆大誓文也姑附錄於此以志闕疑

毀壞其三正周本紀

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史記集解 張守節曰按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正義

離遏其王父母弟 同上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集解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徐廣曰怡一作辭 同上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 同上

獮詁曰肆故今也按大誓當讀肆予發

勉哉夫子 同上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 集解

按牧誓勖作勉此勉亦當讀勖

右重校定大誓三篇始余編輯漢博士所讀尚書大誓與書傳所引大誓合一卷歲乙卯余自沛南北上攜之行篋途次偶讀尚書正義云劉歆作三統譜引大誓曰丙午逮師疑還師之說識於左方未暇是正其後閱漢志亦作還師及覆之詩正義所引漢志還正作逮知非觀兵時事當爲大誓中篇其疑始解余又疑後得之大誓記月不記年今更繹之大誓不記年固也其記月亦祇觀兵時之惟四月耳至史記所云惟十有二月戊午師書序

之一月戊午也書序據周正史記據商正非大誓
文也大誓則書則亦周正故鄭氏注惟四月以爲
周四月向固疑大誓同一記月不應一用周正一
用商正自相踳駁知十有二月戊午之非大誓文
則四月爲周四月之疑渙然冰釋矣其去就之小
異者詩大明正義云大誓司馬在前相承以爲大
誓之篇謂尚書他篇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而大誓
獨曰司馬司徒司空則司馬在司徒前故王肅解
以爲司馬大公也意大公以大師攝司馬主軍旅
之戒命故在司徒前也方冬甚寒意於得開遂呵

東促成之藝爲上中下三篇以合書正義所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者雖非全文頗具首尾但隨所校錄之覽者或諒其非妄云爾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十二月莊述祖識

尚書今古文攷證卷七

武進莊述祖葆琛

尚書序馬鄭皆曰孔子所作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按

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商周稱王其

帝典及大禹臯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

稽古者所以別之於三代也曰昔在者即曰若稽古

之例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

卽周魯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曰舜典逸

鄭曰入麓伐木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鄭曰汨作逸九共九篇逸槀飫亡

釋文下共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又云衆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鄭曰大禹謨逸棄稷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中伯作典寶鄭曰典寶逸

鄭曰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史記殷作咎誼作義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中虺作誥鄭曰中虺之誥亡

左傳作仲虺之志荀子作中蘬之言史記大坰作泰卷陶徐廣曰一无此陶字虺作𤳹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鄭曰湯誥逸

此湯克夏歸至亳述先王言以誥諸侯也按史記所載湯誥之文與東晉古文異要其大旨以爲自天子至於諸侯及其大夫必有功於民然後有立否則罪及其身其言駿厲嚴肅可以爲法戒焉黜作紲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曰咸有一德逸　堯典正義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鄭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史記咸有一德亦在明居前

咎單作明居 鄭曰明居民

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伊訓逸肆命逸

徂后 也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鄭曰太甲三篇也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曰沃丁也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 鄭曰咸乂四篇也

史記云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

作大戊則咸乂下當有大戊篇名也從史記增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鄭曰伊陟亡原命逸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按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即伊陟篇太史公從安國問猶得聞百篇之說故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也伊陟二字衍

中丁遷于囂作中丁中丁書闕不具鄭曰中丁亡史記囂作隞又云中丁書闕不具按此句當亦是書序中語蓋百篇中即有錄無書否則漢時亡逸者甚多不應獨中丁一篇也從史記增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鄭曰河亶甲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鄭曰祖乙也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録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

史記作遷於邢

盤庚始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云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廼作盤庚三篇鄭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廼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

不樂從按盤庚爲陽甲之臣即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丕從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盤庚歸善於君親則祀陽甲以禰廟明矣或又謂盤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之耳太史公謂從後追述之辭眞古文說也正義引束晳云治亳壁中書作始宅左傳引作盤庚之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

鄭曰說命三篇亡

釋文說本又作兌說文敻營求也从夐从人在穴上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傳巖應從說文

營作夐得諸傅得之史記巖作險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鄭云高宗之訓也

按序篇之序商書十四篇自帝告至于微子惟成湯稱謚武丁稱謚稱宗大甲大戊皆不以宗名篇高宗肜日者百世宗廟之禮之大法也祭成湯者植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曰肜日時四親廟猶未祭也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鼎宗廟之器鼎耳所以貫鼏鼎非鼏不行雉羽蟲火之屬也火為離雉雊為震變見祭成湯之明日以恐懼之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

武丁父小乙以上四世皆兄弟相及或修四親廟禮
或廢而不修至武丁而五世之廟無復祀祖巳訓諸
王以正其典祀武丁乃修建寢廟所謂殷衰而復興
禮廢而復起也史記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巳
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
日及訓諸百篇多出於後錄書者加之或聖人所定
不獨高宗肜日爲然故成王征以諸名篇酒誥成王
若曰亦稱誥也詳高宗肜日議史記祭成湯下有明
日一字雊作呴漢書五行志飛作蜚升作登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說文戡作𢧵殺也大傳黎作耆史記作飢一作阢按字書當作𨚗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

按十一季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季也史記周本紀一月作十二月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故甲子昧爽在二月或作正月亦商之正月也詳大誓序說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說文受作紂牧作坶坶朝歌南七十里地按大誓三

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與坶誓則中廢軍令而已故別為次與湯誓同例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武成逸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史記獸作狩今本皆作歸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世俘又言武王狩禽虎貓犀犛熊羆麋鹿之屬其篇首亦有子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以為周書武成未知鄭氏所謂武成逸書亡於建武之際者即是篇否也要皆非百篇之舊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狩也釋文獸本或作嘼許救反按嘼與古文單字相近而訛嘼禪字假借即謂祀於天位也舊說附此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按以已古逸已當作祀祀字絕句易巳事遄往本亦作祀事史記宋世家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勝殷殺紂立武庚祀十有一季事也大傳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劉歆三統謂即在伐紂之歲故枚賾所獻古文在分器前今文傳大史公書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季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說是孔安國及歐陽大小夏矦皆無異義倡是劉歆一人之臆說不曰來朝曰歸者喜之也詳洪範序說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鄭曰分器亾

按邦諸侯者分殷以爲諸侯之國也立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殷民是謂三監班分也彝宗廟之器也分器者分其祭也與夏社同例史記邦作封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太史公從安國問眞古文說也釋文班本又作般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鄭曰旅獒逸

鄭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然西旅獻豪不辭當爲獒也猶四尺曰獒旅陳也陳德廣所致也獻獒各以其

所貴寶爲摯也太保召公奭也周公之治東方終於息愼來賀召公之治西方始於西旅獻獒曰太保作旅獒從其後書之也詳旅獒序說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曰旅巢命亡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晉語云桀奔南巢韋昭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按巢伯南方之諸侯要服也不在九州之外非若西旅息愼比也與旅獒賄息愼之命不同而從同者湯放桀於南巢以其地封之其子孫

不得用中國之禮則亦以遠人之例例之而已曰伯者進之也芮伯以其來朝乃陳夏商之所以墜命爲後王監孔子錄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戒慎也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按金縢者周公之書之首篇也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文約而旨明矣詳金縢序說釋文有疾焉本作有疾不豫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按曰歸禾以至息愼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告皆繫之成王大誥曰相成

王君奭亦曰相成王相也者臣道也非假攝之謂也

其言攝政我政者僭也孫卿以後之言也詳大誥序

說正義㷀殷下有命字釋文諸本或作䒭

成王既㷀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曰微子之命亾

按武王入殷之時未及下車而封先聖之後武庚既

㷀商先哲王不祀忽諸既㷀殷命即命微子代殷後

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烏有二季㷀殷六季始命微

子哉詳微子之命序說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鄭曰歸禾以

太傳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民得而獻諸王與序異又作王名周公而問亦非周本紀禾作嘉穀魯世家畝作母歸作餽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鄭曰嘉禾以

漢書王莽傳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古文假格通作假者誤

按鄭氏漆書古文增多篇目無嘉禾而王莽引書逸嘉禾篇漆書無畢命而三統引畢命豐刑是漆書古文之信而可徵者亦僅二十八篇而已舜典以下二

十四篇之目固不足盡據也史記旅作魯古文旅魯

遊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

也康爲號諡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按康誥

酒誥梓材皆周公初謀作洛代成王大誥治之書也

告康叔命妹邦敎邦君御事而申以進戒嗣王必曰

既伐管叔蔡叔又必曰以殷餘民而聖人之心見矣

詳序說釋文梓本亦作杍正義封作邦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按宅洛邑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必曰成王欲宅洛邑而後周公克以誕保文武受命也詳召誥序說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鄭曰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按洛誥之書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於是乎成詳洛誥序說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按康誥酒誥梓材繫之成王多方亦繫之成王而多士特著明之曰周公以王命告蓋至成周既成而後文武所受之民有以和協而先後之也經曰商王士序曰頑民唐虞之三苗周之淮夷一也

周公作無逸

按周公作三字僞孔傳所增也周本紀云作多士無佚魯世家云乃作多士作毋逸作字亦校書者据僞孔本增下言毋逸稱云云多士稱云云又言以戒成王周多士今本亦錯誤以此可知多士毋逸二篇非異序矣周公之戒成王也初來自奄作立政謀作大

邑作梓材成周既成作無逸此三書者萬世持盈守成者之鑑也序例同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按序君奭於成王征之前所以著召公之不失成王之善補過也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者本之武王之命且著周召之同心以俌成王也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皆見於此詳君奭序說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鄭曰成王征亡

鄭曰踐讀曰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

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
馬云征正也按周公東伐淮夷時成王至奄故曰成
王征他如黜殷命伐管蔡序皆繫之成王非必皆成
王親往征之也周公之書始於金縢自大誥以至無
佚所以育成至德誕保文武受命者備矣而成王所
以為成則有成王征以至顧命康王之誥故特著之
曰成王征與太甲高宗彤日同例詳成王征序說釋
文政如字馬本作征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鄭曰將
蒲姑也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倭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焉曰薄姑齊地按孟子所引周公相武王誅紂及有攸不爲臣東征之卽成王征將蒲姑之逸篇也詳成王征序說史記蒲作薄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此成王迎周公至宗周作書誥四國多方也詳多方序說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鄭曰周官亡　堯典正義

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

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按成王歸自奄至於豐以黜殷命滅淮夷告文王廟

遂以作洛之事命百官序周官而次以立政七秊之明制禮作樂周道大成得人之效也詳周官序說史記周官亦在立政前

周公作立政

按周頌與書相表裏訪洛嗣王謀於廟也於書爲周官敬之之詩所以答羣臣進戒者尤兢兢焉周公復申之以立政庶獄庶慎一有不乂恐王國之不克長況能致太平作禮樂故立政者洛誥之先事也詳立政序說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鄭曰

賄息慎
之命也

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馬曰息慎北夷也榮
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史記亦作息慎俾
作賜正義本作肅慎釋文俾馬本作辨江聲云俾賜
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江說是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鄭曰亳姑也

史記魯世家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
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
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正義引帝王世

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按孔子序書託後言以示大義曰公薨成王葬於畢沃丁序曰沃丁既葬伊尹於亳皆聖人特筆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鄭曰君陳臣

鄭曰東郊周之近郊也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按此篇止敘顧命及誥諸侯之事未嘗及喪紀解者皆誤會即受命還出綴衣于庭及命仲桓南宮毛呂

伋送往事居君臣之義略見於此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按太保芮伯進而告誡於王王乃報誥於諸侯自此以下爲康王之誥釋文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鄭曰畢命亡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

按畢終也周公成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記畢下有公字是校書者妄增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鄭曰君牙亡

釋文君牙或作君雅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鄭曰冏命逸

史記云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太僕國之政冏作臩漢書古今人表冏說文臩字注云从臦介冏書曰伯臩臦古文冏字釋文冏九永反字亦作臩明即古文冏詐說文古籀疏證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鄭曰蔡仲之命亡

堯典正義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弟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弟九十六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堯典正義孔以

粊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又云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

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伯禽受封見於洛誥不得云有管蔡反當作成王即位爲允之後有管蔡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釋文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鬮說文粊字注云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鄭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棐誓大傳作鮮誓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云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篇次㬎命後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平王馬本無平字錫作賜蓋孔安國所傳本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男文灝謹校